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朱熹集注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

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是非皆先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它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盖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它說也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 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

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

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盡悲哀之情痛
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已也但以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
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
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
葬乃疏食此古今
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
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
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
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
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
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
舊俗所傳禮文大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

不謂後世失
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
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
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
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
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
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
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

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世子故孟子謂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
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富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産與其取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

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藉料商制亦當倣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蹇擁
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
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
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
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
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
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
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
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
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夏曰校

殷曰庠周曰序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

始也子指文公諸
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
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
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
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
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
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
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
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
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
正之則分田制祿
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

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
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
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
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
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
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
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
及國中一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
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與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

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掔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

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
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
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雍殤音孫
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
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

此言蓋欲陰壞孟子
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
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以粟易之曰爲
曰害於耕曰

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
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

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萬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
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
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
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止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曰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
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變夷之人也
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
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
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
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
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
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
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
蒲木反皜音皓

三年古考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
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
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

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
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
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
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
此三語者孟子之辭也
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
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
曾子矣 鴃亦作鵙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
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
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
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

儒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
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
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
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
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
短輕重多寡
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
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
同賈人豈爲
之哉從許子之道

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贊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爲人此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

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昇以
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第五

孟子卷第六　朱熹集注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
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
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

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
所爲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
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
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
去聲

念死無棺槨棄諸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
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
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
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
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
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
爲與

夫音扶
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
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

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
有利亦將為之邪其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
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
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
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我不貴與小人乘請辭

汝為去聲
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
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
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
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

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
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發法詭遇而後
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
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
奚不能也
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
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
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或曰君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
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
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
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
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
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
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
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蘇秦張儀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甚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

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

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

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
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
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
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
倫而亦不徇
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
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
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
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
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辭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羙補不足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

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許之乎曰否曰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
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與而
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
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
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
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

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

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餉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武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
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校
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
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
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
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
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按周書武成篇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與今書文不類今姑

依此文解之有所不能[illegible]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

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强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强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

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目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不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也已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欲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諂笑强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掏地而注之海驅
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
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菹側魚反
掏地掏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
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
也消除也
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
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壞音怪下同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桀商武乙之類
也宮室民居也沛蒲內反
行去聲
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
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
乘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其君驅飛廉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
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
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
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
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
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
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
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
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
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
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
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
聲苴皆去
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
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
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
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
充塞仁義謂邪說偏蒲妨於仁義也孟
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
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
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
聲復
扶又
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
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

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
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
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
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
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
以爲害
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也

說見上篇
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行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

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音曹咽音宴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

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詰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
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

以易之也 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

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餽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

乃為能端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